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序

韓汝慶集序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底於成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聖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韓子汝慶之歿於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能自盡焉豈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邪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鄠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參議卒

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
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敘之扶輿之氣萃之有期期
不常遽遽矣復敘天道柰何聞汝節彙其詩文若干
卷藏於家笥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
奪乎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人泝其志
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
也曹植而下才杜甫李白彌三子者經濟之器停畜
於內滂沛洋溢鬱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
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蝕與他摹倣
剽竊遠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

詞而不逆其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三月七日丙戌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

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强奮有古之道焉勝國以往姑無論矣

明興若先尚書公文簡馬公御史高公司馬王公端毅司寇宋公其進也或立德立言操心亮節建功昌

朝知名當時其退也敦本厚族睦黨重俗至於今誦其義思其人使人慨然思奮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不信哉然習久而訛俗遠而敝今之士大夫果能無媿數君子之意乎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吾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何也棄樸趨末則淳厚蝕務細博竒則闊偉散脂帛浮沉則剛毅亡即讒譏偽則強奮熄關中之士所以聲名於天下者此數者苟既蝕散亡熄則又何得以稱關中云云哉故曰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適今年鄉舉士某等以予弟河及予甥張之渠德光同舉而有會且將録而傳也托予序其後此正予所欲告於鄉之士大夫者乃又托予有言哉於是

返陳其義以告諸君曰夫君子之道進德脩業而已矣故夫子於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得乎已而無與乎外故窮不失志達不離道今諸君行將登用於時所以加諸其行事者一言一事有倍於此則非所謂進德脩業之意而顧慮持疑之惑起由是將有言其所不可言行其所不可行者豈非夫子之所棄哉夫

國家所以待士大夫者禮義之厚諸君幸親與見也自監臨以下洎諸執事豈不欲有得人之望於諸君哉關中之前脩學者之已事予故丁寧於諸君所冀

諸君之慎之也今日諸君之會正所以脩其同爲吾關中之光也於此而必有所異則遂不可得而言同矣諸君勉哉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序

何仲默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述哉盛矣然作者接轍於域中其敦致古昔述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濫於往訓摹倣標欲遠於事實予猶以爲過云弘治時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默爲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爲翰林脩撰一時能文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爲雅

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玆乎夫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辯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所作三者備焉故予歆慕歎息非私之也

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脩撰歸十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脩可以上薄秦賈董有相如子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見亦淺矣仲默豈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徧天下然實無知仲默者也漢魏以降訖於開成世代既移音節斯

典倚辭之士能無惡厭趨斯以優矣復能引而上之不沉於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年秋仲默既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為若干卷首賦次詩次文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録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事可以知予言所指矣仲默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所動於中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集云嘉靖三年二月甲子序

浙東靈藥記序

寺惟造化之變易其微妙不可易而言也緇黃之流從事於此何可勝道然實不足以副名歷恢之意多而馳騖之習遠以肓誘肯鮮弗贅矣寺自戊辰歸田士大夫間有過者率稱金鼓石鼓之術炫燿過情綜核弗應舉世效之無一成者豈爲方之本謬哉相像猜疑加以脫夫利口烏衔不難向嚮玩土宿之論究寶藏之言乃知草木金石一切相須猶醫之君臣佐使相疾爲劑理之自然智不能加愚不能少信乎魏伯陽以類輔自然非護說也暇日即諸家所收刪其詭僻約以恒見莘爲一編名曰浙東靈藥記用存家

爵聊備省觀通變求之宛如在目夫事雖湫昧道實簡便格物之餘或廣別識固非徒然妄求非分可擬耳若夫金穀石鼓別有妙旨難以例言也壬午十月十三日太白山人序

贈漁石子序

漁石子以名御史推擇為陝西提學副使由壬午至今六年矣關中名士凡有與被漁石之教者莫不漸德感化鈍者奮而利者懼於是彬彬然視往益懋予觀其盛友其人未嘗不附髀而歎以為漁石子善教乎吾關中也盖若是哉是歲二月甲寅

上以山西獄訟之事不可無譽望之臣以專之乃特
簡命吾漁石子爲西州之士張君泰藩曹士奇二十
餘人過予出是冊請題其籤予讀其詩感其意因語
之曰之子之於漁石其眷戀懇至矣啻赤子之於母
也辭離而思長意其而感遂蓋非所謂聲音笑貌於
先生長者矣予將存述之子之意於首以告諸觀德
之君子或亦有所采焉衆者漁石子之來關中也予
謂其必能振作興起以益吾西土之士天下之爲是
官者非不欲士之皆善也然而意有所形迷懷有所
淅長川行矣而忽蹭作矣而復沮故雖終日勞勞所

事而動之不化教之弗馴不屑之人猶重假借以自文於妻子閭里之間士安於習見狃於素聞雖殊被奬與勉進焉者亦玩而罔信頑而自擬是士類善道俗之厚風君子於是蓋竊有憂心焉先王於禮必皆有等級者所以示軌則明分限使智不得踰而愚不得殺也至於賢否之際乃混混焉以施區區乖錯指摘參謬是無怪乎賢者自疑而否者藉口此懐之不長意之弗逮之咎也漁石子涵育啓迪之意不逸乎古昔而舉措獨反於此是以關中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究其業而安其心懲其愆而遂其志凡以

漁石子能以服其心遂其志焉耳矣人情紛紛日異若握沙追影孰能迫之不違摩之畢聚如之子之於漁石子哉嘗有約於漁石子曰他日去此予必送之乃今以兒女子之事不得送覩之子之意加耿耿焉後之君子其欲考漁石子之在關中者尚亦聆夫之子之所陳者可也

送文谷先生序

予以壬辰冬刑詔長安文谷子來訪予覩其人聽其言有乎之君子也當時諸君子相訪者顧無能如文谷子於是定交焉凡予所論說於文谷子者他人莫

能解獨文谷子迎刃解焉曰今之士大夫率以文章口耳之細能命一辭膺一說即小視萬物皆莫已若是盖未嘗反而求之於心故馳騖如彼耳然于辭說之末亦未之領畧也左氏國語一時之言其精粗雖異而大指無謬於事實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今之士大夫竊取其語似而未通其大指故泛焉蕩焉不能自得所依盖好古之過也於乎斯言也豈尋常所能識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心之德也學不求諸其心徒以言語文字之細貿貿焉終日以爲道在是矣不亦遠乎哉今歲凡四會

文谷子矣其所啓迪士類一皆因之於心而求諸理故士子沛然興焉諸以言語文字相勝者方退然若無也豈非文谷子之化哉聞文谷子以考貢不合於條例左遷治郡今

天子勵精求治廟堂諸公方虛心以求天下之賢翊賛弘化安有純儒如文谷子者肯使之待年於郡而不亟登於

朝哉予於是深有望於文谷子矣關中諸君咸有詩贈文谷子僉曰滸淵子以予為序故予以所得於文谷子者引諸其首

王舜夫集序

昔王舜夫在山東督泉以五言古詩二首寄予才情之妙近希覯也後見陳伯行所刻然甚少益足以覘其所為詩矣嗟夫舜夫之才典麗咸備機軸不凡盖作者之雋也不幸早死厥志弗究士林惜焉比自華山歸道過長安遇伯子直夫出舜夫全集問序於予曰此亡弟舜夫之作也舜夫精力頗盡於此幸而不與俱亡亦賴於此兒輩将刻之以傳惟吾子序焉以詔來世予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輙予而又敚之故酈炎李賀百世興慨鮑照謝朓千古共珍盖

天不愛寶而悋才神不比淫而思雋哉集所覽畧可
徵矣
明興百七十年文章之士莫盛於弘治正德嘉靖之
間其奇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理之合
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無聞而
邊李何徐世異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垂輕遂乎弗
騖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內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共
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
卷首予不贅也

雍錄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咸屢東屢西不常厥邑固不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以渭為經而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関地望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槩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之潘岳関中記與三輔黃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乎是以傷載記者之難信也往歲予友大復何子仲默

嘗為雍大記顧其書垂成而卒悲夫昔仲默蓋嘗親以序列屬予矣顧今猶未逮因深念其用心之勤期有暇日當卒成其書以副厥委托不知能否也知西安府南華李侯文極政通民和之餘盡取關中故志刻之以傳秋七月省災過郃因以雜錄屬予為序於是著所私見於首以貽考古之士然關中之蹟大抵諸書幸存得有所考讀其書者又當有以識侯之用心焉可也

長安志序

關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

本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見間有踳駮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皇圖三輔舊事皆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文之盛固不待別録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址所在田父野老之妄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闕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議一旦若山海經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地之志靡曼皆是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

曰吾循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之疑誣矣知西安府南阜李侯刻是書成以予為序故敘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嘉靖辛卯十月庚寅序

渼陂先生集序

渼陂先生者鄠杜王子敬夫也我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鄠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實金粼玉

映光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劘不怵於異同有灼見焉於是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魏晉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而敬夫獨未也去年秋敬夫冢嗣順天通判瀛內艱讀禮之餘彙次其集凡若干卷詣予請序將藏之家塾今年春二月予東遊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惟臣於臨潼曰渼陂先生之集獻遊門牆之日久矣願有志於傳而未能今承乏山西嘗得其定本於瀛將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觀

漢陂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寓景道情其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天寶開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擘矣夫德不孤必有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妬群而取亢皆是也予覩而堅之于子長竊隘心焉故歷述明興之文由於諸公者如此於乎後之君子其將有感于吾言也夫罪於予言也夫嘉靖十一年壬辰三月丁亥序

王氏家譜序

渼陂子嘗與余言明宗昭系莫要於譜君為張氏譜甚善余欲為之類以憂患相尋未暇也是歲秋莫以書抵余曰譜幸成矣君盍序之以示余之後人夫大家世族五世之後不能識其先人者皆是也況閭閻之子乎渼陂子有憂之焉此王氏家譜之所由作也上推所自下及其所生以昭其系也摭拾遺行不為溢美所以昭其德也體貌具述窀穸有地所以敦其思也援昔據今開諭懇切所以昭其訓也王氏子孫讀是譜者其亦知所勉乎關中言名族者咸寧之楊三原之王隴之關華之東鄜之王指不三四屈也非

先人之德基有延施開啓厥後能至是乎夫盛者衰之漸也窮者通之本也能以盛為懼而一事一為必率循祖德而迓承休美則鄢之王又將轉而為臨沂之王矣可不勉乎可不勉乎此亦漢陂子之意與其所欲言者豈惟王氏之子孫所當勉之凡為人之子孫者皆宜有所勉焉可也嘉靖壬辰冬十月辛卯序

送別少司徒張公晉爾北還圖詩序

是年夏虜寇榆塞鎮巡以狀上
聞闕廷

聖天子赫震天威
命將出師謂可以伸縮接濟兵不匱食者莫如戶部
左侍郎於是以張公來公來三月儲糧山積士有戰
志虜震慴喙息畏西北遁蓋先是鎮巡諸公虜至有備
間有竊寇寇大躬而返今雖竊伏河套秪惴
然自保苟延避征不敢犯邊也已而有
命班師公將北還巡撫延綏都御史于公具書走使
請序鎮巡與方岳諸公所賦送別圖詩贈公之行予
昔在詞林公以名給事同備法從予接其論友其人
歆羨久矣乃果歷登顯顧任世安危如此於乎偉哉

惟公茲來所經畧者延綏一方之餉爾事雖甚難以公之才猶操大阿以剸羔節无弗迎鍔解者歸則天下之餉莫不仰之河南山陜自戊子至今頻經歲凶方旱而水室廬傾覆禾稼漂沒流移之民蔽山盈谷捐棄老稚哭聲徧野鉅村名聚蕭然空堵壁　九重之德竭司農之財匍匐拯救小得大遺幸來撫籍郊原而死如甲辰爾又能供賦稅給邊邪此漁石公所以畧貴東乘羸馬沿村癈野問民疾苦也非公之所親見與所嘗軫念者哉夫與世任安危者公之所志予之所知也今日之行凡西北至討莫不備觀而具審也尚與其言之

廟堂以求長治久安之道賑之何以為時領之所以為策則天下之人舉得以蒙其滂沛洋溢之恩而各遂之倉廩非所慮矣此百姓所以日夜矢心望之當途逆焉者其叙別之情詠嘆之美則鎮巡方岳諸公所賦之詩各以道之予弗敢贅

送趙世忠序

天子即位之二年兗州闕守吏部請推擇長者有德教能化民者　詔以監察御史馮翊趙君知兗州府趙君同為御史者咸以予為鄉人當以贈趙君也為之説曰夫趙君馮翊之美材也馮翊之士能以節義治行顯名于天下後世者至多也其浩然之氣蓄之于貧賤之素而加之于百姓之上者趙君豈異也余

何以能盡趙君者有夫諸君之意豈不以御史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太守則繁劇駁襍欲事事皆親與切歷龍君劘然後濟也吾昔在鄉縣以試事歷太守之府望見其事紛然亡有端則必以為甚難莫如太守矣盖御史之令皆裁自我者太守之令其監司省部者能奪也夫奪則志不可以貞而廢時矣理不可以致而吏愿矣廢時者莫能以自宜吏愿者莫能以自固由是君子之致莫能聞於天下也故吏部獨以君守兖州焉曰長者之意當以格其上吏使勿以奪志也德教則親民可不畔也雖以天下亡難焉而況乎兖州也由是則君之為兖州可知

已矣今兗州之民瀕之于海困之于饑饉疫之于科役若亡有能蘇也以君能二者之羙焉則由是使兗州之民有禮讓足食勿匍匐勉強者孰謂非君也又况鄒魯之地夫子之里邪君吾知免已矣

送東原先生序

昔先人在時以海方總角當教以正歷求師之賢者得吾東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為禮人不聞過于鄉黨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逼于使者以幣從於先生之門先生言動視聽皆有典則海時且幼且勞望之屏然不敢出息居數日心苦不自

仲数月彌苦自此鬱鬱不能聊也先生所論皆道德性命之微浩然而出靡有窮也故今所以不至大惡狠俱以辱先人實先生使然焉壬戌三月海舉進士先生適以歷事在京師其所教猶靡有間也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將歸凡交於海者相為五七言詩贈先生先生既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者道之且以餞先生之行而欲有以勉焉者也不知先生於此其亦以予言為是否乎是歲十二月門生康某序

浙東樂府後録序

曩予嘗著浙東樂府凡林泉之樂若頗具矣顧景物所觸則亦莫能自已必隨時賦事被之管絃以達其趣年積月累至於今日暇省所録忽已倍前則又笑予踈狂若是蓋野人志願惟以樂其日用之常莫自知其時之費也適得二青衣能鼓十三絃及琵琶號稱絶藝古今曲調又能審其雅俗之語和律依永殆同天授予作每出二青衣不踰時輒能奏成洋洋遂遂合宮叶調予未嘗不撫掌私慶也身丁盛時盜承祉福有安寧鮮疑畏歸田三十二年益肆志于登山臨水之際而二青衣又以助之其樂詎有

涯乎衰憊之餘後能似今尚當嗣為雅頌以敷陳洪化上媲商周之所載才之菲劣非所計也

東泉序

即墨故有東厓書院在城東一里許自藍氏之先所創今七世矣載在山東總志蓋司寇勞山公洎其子北泉侍御昆季咸藏修於此北泉與弟淶甫皆擅才譽能文辭人或擬為藍氏三鳳淶甫雖就選貢尚未大售所負而微甫以鄉進士拜知江寧其宏才駿聲不直山東士大夫傳說而已予初慕代與北泉交頗甚厚今北泉又二十有二載始與予弟德清同舉進

士為御史建明之澤求下於民以言家君休休遂遂
稽古尋樂若將終身豈淺丈夫能彷彿也徵甫治園
亭於書院之後植松栢數千株奇花異卉博物者莫
能遍識又取東海之石羅列峯巒蒼翠淵前恍然身
居蓬島之上也方念安得一泉以成茲美僮子掘地
東隅得泉報焉清洌澄澈其出不窮徵甫因以東泉
自號積厚發深坤靈錫瑞理之自然不可誣也東泉
以書抵予欲予為序將附書院所錄之後予以茲泉
應期而出實藍氏子孫流芳不息之徵也東泉子幸
以記而誒之當知予言之匪妄爾昔勞山公廵撫陝

西風力德教幽明感仰顧未嘗刑一不辜以要名鈞譽民至今與鈞陽公同頌之近執事者信委官之讒誕貨寶之民不知何所犯而徒流之人縣動數千安能知公之在陝我子孫之興宜矣宜矣

贈蘇體健序

蘇君以職方郎中陞陝西布政司參議比蒞官為總制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挈來同與平蜀謂吾官職方有聲稱能悉省方役於是軍中小大事皆之蘇君與分君一一受之凡所為無不悉得彭公之意彭公曰吾軍得蘇君賊可破矣於是與君謀曰發兵攻

漢綿是時漢綿諸賊驕縱不可制君一切調度皆能先
事備集已而兵與賊接賊潰散走晝夜常數百里追
者旁午所至皆具備糧糗故追益力賊益劘困莫支
平蜀之功雖彭公與諸將克捷神速要其本皆繇君
援餉不匱耳此雖以方漢之蕭寇何愧哉知漢中府
楊君秉衡謂君之功在蜀德在漢漢民積兵數年凋
敝極矣得君消息其所用使供者不苦而給者恒足
其道甚難而其惠甚大雖使漢民世世懷之不忘亦
可因君東行還省署於是屬予序以贈君道漢民感
激懷荷之意予昔任京師聞司馬諸大夫言君抱負

甚厚德器甚遠足以大受顧今不已然乎夫戰伐之事由上古所載得其名義與善數能策者皆可先有勛勛而理給財用使民不以為勞而士不以至困雖千萬人不可一二夫自蜀寇之起輸轉之民死者枕藉於道役其時為之權宜處置者豈皆不善無術哉用其小技而失其大猷約束雖布而理之無合於人情不適於事機故雖少取亦困此所謂失其所張則往而俱敝者也楊君言彭公以賊逃竄難制恐不得精騎追擊君才數日積置馬騾若干所施行吏皆唯諾毋後從無所計度於中者能之乎此其道皆可備

誦說質實不誇後有徵乎蜀之述刊之史冊安知不以予言為是而采之耶

代癸酉鄉試錄序

正德八年當天下大比之期合八郡三邊之士通一千幾百人圍棘而三試之遵制額取六十又五人故事當刻其姓名與文以傳而某以執事僭序其首夫士之生世其英敏穎銳者物不能隔也況數試而累校之即皆空言未眡其行事其纖細委曲已彬彬然見矣主司因得舉而升之於時豈惟諸士子之私喜主司者又有以深喜之也然可以不知自慎哉士以

言語文字進爲時用者蓋未有不學孔氏談仁義也其得位行事或與孔氏異者非習之不精談之未善所以用力者弗若也諸士子夙作而夜思日就而月將其所以用力者固未肯弗若矣而吾猶以得位行事之復爲懼者蓋誠以操守之爲難矜持率循之未見也昔賈誼董仲舒公孫弘谷永楊雄皆以文學見用於漢其議論談說稱之於當時式之於後世是豈不美者所缺也夷考其行事若永與雄於其言卒太戾矣夫言者心之聲學之著之所以推之乎修己治人之道蓋若操氷而言寒執火而言熱也奈何使之

太矣如此此此非有隱故牘理弊在尊口耳而賤躬行耳即日日述孔氏談仁義於修己治人何有我國家造士養材之道士子生而由焉者幾百五十年其漸涵霑濡之所至雖三代之盛無以加也

聖聖相承及我

皇上一切以躬行是先則其觀法視效者盖不獨言語文字而已固不為谷永楊雄之自矣然亦豈可以董賈公孫之流自止哉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今

諸士幸有

明天子作而造之於上矣伊尹周公之業不於是盛

而圖之豈非自稾乎夫由典謨之所載者觀之其訓誥之文亦皆其所言耳然伊尹周公豈徒為是言哉諸士子當惕然省此而知所慎矣

呂母太孺人王氏壽詩序

吾友兵科左給事中呂道夫有母太孺人王氏壽六十又三監察御史孟君望之中書舍人何君仲默以書抵余曰道夫與吾輩皆交厚今親見太孺人盛德閑靜有古昔女士之風道夫以

國恩得推封太孺人革褕褕翟享有寵光天於善人錫類降福每如此僕與縉紳大夫將為歌辭以壽願

吾子申序其義夫太孺人歸呂氏未甚久也乃呂氏即棄太孺人卒時道夫才九歲耳太孺人撫育教諭以至今日辛苦備嘗人不忍言也幸道夫克綏其心向道持志使先君子無所恨於地下以益明太孺人之德光此非誠孝惻怛不能易曰視履考祥則太孺人之謂矣夫言者事之紀實之遠非善言者莫昌也縉紳大夫之詩之賦蓋善言能昌者也則所以揚著太孺人福祉德徽之厚可以信後及遠無疑也夫奚待於不肖之言哉然太孺人之德所以能光著士大夫縉紳之間者以道夫為之子也道夫非有所謂誠

孝惻怛之意以勸其樹立則太孺人且愉愉忘恨恚
中矣烏能悦太孺人之心由太孺人之心觀之必欲
使道夫為君子令名盛譽及於遠大焉固不以區區
一官秩一封錫爾今道夫君子之譽徧國中氣足以
固其志學足以申其義不為苟且偷安之習倚縱張
侈之態此於太孺人何不獲也夫壽考之道心有所
樂而無怍然後氣得其滋養故壽焉凡所增益太孺
人之壽者莫若先有以悦其心而悦心之道則吾道
夫之責之事耳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道夫勉扎
夫道夫學古信道乎所養重且厚凡交遊之士莫推

焉故予以望於道夫如此然人子之道要於如此而後可者也

送白貞夫序

予居嵩西山房二十有七年矣客過訪予者率以載之實遊識久要焉然非卓然道義弗予也今年夏予與涇野呂仲木氏南里楊用之氏同過彭麓山房眺南山遊普緣普緣為故仙遊宮山廻合而水圍繞氣磅礴而景葱蒨宋東坡蘇子瞻氏盖奇其勝數往遊焉曩予與仲木嘗訂茲約正德壬申至而阻雨粵今十有三年始協茲遊北至彭麓携榼命輿矣而洛原

白貞夫氏自晉陽來關中望華嶽河覩周秦漢唐之墟抱豐鎬岐雍之盛方自鄠杜訪渼陂王敬夫氏而西也聞予與二子在彭麓即躍馬過彭麓同二子循黑谷抵普緣周覽遐眺懽悰畢陳降觀子瞻塔陰記及游景叔題名已而嘆曰茲無負於普緣矣事不前約而一旦卒同非數也耶明日既哺仲木東邁用之有事渭川精舍貞夫同予北行過訪澇西已而出平湖屠氏所贈文則貞夫此行蓋不予棄也然予逃形物外二十年禮法之士未有弗疾者貞夫則何取於予哉居數日貞夫北行畢使後二月復過訪予明日

值予病與予弟德充䠷黃山覽武川訪邵墟洨建子
窮慶善之谿歌生民之雅其興翩翩然矣翊日予病
小瘳方餅以醴酒酌貞夫則南充任少海氏適至遂
同坐夜分而去約以明日同過濟西值兩大作弗果
夜仍同宴世爵堂焉貞夫少海世之二儁又爾相值
誠亦奇矣明日貞夫辭予行予觀貞夫悠悠然有逸
思焉於是握手語貞夫曰今士大夫尚浮名而趨末
務偶善一詩成一文則矜炫馳肆目無全物即上追
屈宋中駼班馬藝而已矣況摹倣摽欻文實俱鮮此
文士之鄙習非國士之鴻操也

國家以崇官好爵養天下之士者恐百姓之未安萬
化之未洽也若此何耶貞夫論事滔滔萬言條理周
悉厥存遜矣夫揚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
可意則苟求其志而已詩曰言志今之為詩者果言
志否耶夷觀而試省之則思過半矣貞夫往哉野人
之言欲無負吾貞夫爾非方君而忽逃也貞夫曰此
于志也遂書以贈之甲午八月戊戌序

楊氏族譜序

遯庵先生命其子紹芳考族於滇既歸乃屬歐寧謝
純撰次為譜用示久遠譜成先生命海敘諸其首將

刻梓以傳焉按譜楊氏本關西之裔其後有遷黔中者其子孫世居安寧不去遂為黔中望族代有聞人長者至

明興化州公以文學起家取科第占膴仕屹有令名

慶遠派長篤生我先生為世大儒敭歷中外垂六十年文武之道將相之業光今絕古上培

國家億萬年之基下啟士大夫千百世之緒而紹芳又能廣心迪孝以開來裔可謂昭宣罔墜矣譜先世系次列傳又次

恩命末以士大夫所贈遺之言附之昭姓合族廣孝

啓德咸以備矣海惟先王建族樹親所以敦本別疏其道至嚴也及周之衰典冊逸佚諸侯內忌世本已壞故馬遷叙述三代以洎列國慎修世表繇此道也晉室既東爽夏錯處目姓亂冑無所分暨唐宋以降抑又甚焉所可見者宰相世表特億萬之一耳我明以仁孝開國承平之久方思合族廣孝之道而天下之人泝源追始者彬彬然過半矣於乎豈非世教之大宰那昔先生嘗以語海曰子修家乘餘錄恐先化州公之德琬琰若磷則絡天之帳矣然先生今日之事紀諸太常布之史冊所以光乎我宗萬世無極也

州公之德矣又有遺恨者於乎休哉是譜旣出則由化州公以上至於薛寬之祖以及其子孫天下之人展視具得循歐蘇之譜至於今猶存也或以歐蘇之譜出於自作而是譜托之門人然其義例乃先生所定者信斯言也是崇其辭而廢其志也烏足以覩是譜之撰哉

奉壽孟母太夫人孫氏八十有四序

陜西布政司參政信陽孟公望之奉母太夫人孫氏養於官邸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適惟太夫人八十有四之辰布政使孫公唐公參政楊公羅公將修禮於

太夫人之庭先是介使問於澥西山人康海曰予聞政與同穀者寮寀之義事與同致者交與之情予自宦遊關中與望之為寮忽已數載其刮劘之益交承之契自以為古之人不是過也乃今躬覩其太夫人身樂壽於昔頃年若是其盛而發如是其強詩之頌胥俟必先以令妻壽母為言固已見當時列國之君不能皆有於是焉耳然今之士大夫位致顯傾而慈闈不逮者皆是也太夫人鶴髮童顏褕褘輝耀誠予之所希覩也即不為望之之喜將亦不為士大夫喜乎敢為與之修舉為與之迪所是為與之敦以堅其

往所否焉與之歟以聚其善是望之之所以友乎我者分洽誼深不徙如今之所謂適然而遊哆然而合也願夫子叙述吾意以壽於太夫人之庭是惟吾子所不吝也海三復其書已則於諸公先生之辭有深感焉曰嗟乎祿不辱志以承訓也交不媿幽以廣孝也太夫人所以教乎望之者學慮其帮端操慮其不嚴仕慮其於天下國家有匹夫匹婦之不獲故望之既篤於其祿大於其業而又推於其鄉正所以遵循懿訓申衍孝道故太夫人食於其養而樂於其心是以享安祿順衰矣而强崇矣而泰有由然也於是敬

陳諸公先生之意於太夫人之前曰惟太夫人善順厥修膺和納慶篤生令子仕不媿學勤不乖義承顏怡志孝道顯明賢過於堯佐之母而子不同是太夫人一宜壽諸子諸孫科第相紹文采相承慶溢於儀儀之門而際不同是太夫人二宜壽年齒穹邁氣骨剛勁擧揹不遜兒齒台背三品之養不敎甘旨連筍之積不厭樸素享豐於毛義之奉而志不溢是太夫人三宜壽在鄉則姻鄰仰其表儀在官則列曹頌其休盛望同於士行之親而名徹榮是太夫人又無往而不宜壽者敢再拜稽首上太夫人千歲願太夫人

遂年永視敦和增葺以至於無窮焉於是孫唐兩公洗爵更進加以黃金錯采之發散雲壘殼之敷而諸公以序相繼洗爵交進或獻以瑤玉綵冰之壓或益以翡翠雜繡之褕又無算爵而退太夫人顧望之而笑曰有是哉予今而後知無報於先君之遺也勉之哉遂之哉則吾將更能見此諸公先生之嘉惠以至於無窮矣嘉靖六年歲在丁亥春二月廿一日戊辰序

姜武功使臺旌勸冊序

武功者西安最下邑邑小而道衝民窮而用繁爲是

邑者誠亦難矣廣安姜侯以進士來知武功訪民疾苦而加之治於是民翕然應之故不踰年而武功洽行屹為關中第一自撫按而下臺省諸公皆交章旌舉其禮幣優勸殆無虛日侯為是邑又何其易也武功諸生私自相謂曰夫民視令長為憂樂者也今百姓力不從庸財不憖賦是令長之德厚故治明政通吏不渝度民不易軌也吾與諸君親沐其教益而覩識其成緒不有紀述傳之方來是昧長者之誼杜方來之做非所以稱誦古昔也於是取撫按而下洎臺省諸公所為論勸勵於侯者書之於冊而實之以行

事頌之以歌詩既成帙矣乃詣予請序諸其首予既三復其書乃慨然增懷為名實之相符其應捷而效長與捋鼓者奚異哉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予自戊辰以先太安人之憂歸今家居力田二十年矣民苦於租庸歲相比也當塗君子皆知憂民之疾苦而所以處其疾苦者顧寥寥無聞何也予聞其論議未嘗不重自太息以為斯民之不幸遽至此極及侯之治武功量田之肥磽以定租較丁之強弱以署庸行不踰年百姓安堵室家相樂修禮義厚風俗期無貽怒於我侯雖三代

之民亦若此而已其應不已捷而效不已長耶夫租
庸者
國家之重賴而民命之攸繫也當塗君子不能探求
其本徒以獲一事見一弊謂吾志已盡吾令已通此
不思之過也今百姓之憂樂豈直一事一弊哉獲其
事而因之見其弊而更之尚慮其有他也况無所與
因無所與更哉故雖日夜奔走徒以重勞與阜民無
益也夫民情土俗天下之盾吾那能知由吾關中之
事觀其大畧亦可言也綠民恃簿而撓法姦胥手賄
而易令故寡者益安而貪者益困其所由來非一朝

一夕也侯至定以約束示以明義准丁力之數豐羸門分之抑勒不刑一人民志允愜予嘗趣侯書所計度刻之堅石以貽來哲俾民永終嘉惠侯則謙讓而未遑也乃諸生能樂道其休美而形容詠嘆如此彼謂見善如不及者非耶因遂以所先乎民者書以歸之若夫決訟若流擿伏若照則侯之餘事固不能以備載備陳焉今之為令長者亦安能人人若侯使民自愜其志如吾武功也排年之人聞侯將擢官去已咸有憂色以為及已應排不得與被其政侯尚可謙讓其計度哉嘉靖六年歲在丁亥夏四月十又二日

戊午序

送楊克承序

恒齋楊君以進士為西安推官三年矣將考績於京部知西安廣川趙君與同知東谷王君咸以書抵予曰楊君內通而外融發端而行直居西安三年事無小大皆迎刃而決隱顯悉當言不赦中操不渝志易險不驚爲瘁發罔越予與之遊得其所以相規益者不少矣今

天子勵精治理思得股肱亮直之士以左右民楊君茲行必將留侍闕庭以佐

天子曷能復來啓予使予日有資益願吾子之有以言予志於楊君以華其行也夫贈人以言所以著交道中久要而又重之以義政所以敦厚其所贈是則吾之所以布忠於楊君而返其所規益也今又得士大夫歌辭若干言是宜吾子不惜於言以達吾意也予自戊辰西歸今忽二十年矣凡以執事在西安者皆可得而言也其節推之英妙迥出者實未多見是惟有吾楊君而已矣廣川東谷之言信無阿私於所好道公而義直凡所以言楊君即吾所以聞之於衆焉者也

朝廷以科目待天下之豪傑天下之豪傑其夷居抑
鬱嘗不以伊尹周公之事自待然必至於顛頓已輙
自負矣茲非楊君之罪人哉天下之事自丁卯以來
蓋岌岌於累卵然外危而中安故民未有怨志其識
者猶曰此蔽於佞倖而士大夫秉憲操軌者猶夫弘
治之舊何憚也迨及辛巳
上以恭儉仁孝涖天下天下之人莫不以堯舜之治
望極已於水火之中而士大夫者反以空言危論彼
此相激若餔啜醴日漸月盛崇虛恢之節安苟且
之見遂至君臣分睽愚佞籍口長此不已事將焉極

斯不負於已耶昔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孔子誦其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當是時竪刁易牙開方者未嘗一日與公離也管仲曾不以為害已而亟攻之尼以先其所大者而已矣士大夫不務其所大而力較其所小吾恐上負德意下負所學非義之安者也楊君不日陟臺諫與
上道理致治望以愚意自惟使上下相志愚佞不乖此所惠於天下者莫大也予弟河與楊君同舉進士有通家之義而楊君又數以道義勉予獨以是言贈楊君况又重之以廣川東谷之請哉此野人至意悲

憤於心而不能忘者楊君念之予茲有望於楊君矣

對山集卷之二十八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序

送東谷子序

西安太守廣川趙侯以書抵予曰東谷内遷戸部員外郎父滄之餘知已如吾子良足嘉悅茲有餞贈之文以勞於執事是惟吾子之不讓也夫東谷子自入關予即與交今凡十年矣所以剴切於予而益其所不能者方之古人蓋有晤跡之義焉然東谷子操嚴而中坦志遠而外直賢者慕其義不肖者忌其才故入官十五年僅有是焉此非其愿之弗長而際之不

融也其忌者害之也東谷子檢身治民裁費節用尚本崇實黜厓與涇州之民莫不懷也篤履慎宵鶉衣蔬食先人之所遺平生之所志何不滅也今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安知東谷子不由是以大行其志於時邪夫士固有詘於始而申於終者矣東谷子之名義士大夫庶民小子人人能言之雖有惡已者不能加也掾是以往凡所以報稱於時流惠於民者可以沛然無繼矣東谷子往哉君子之志以自強不息有息則餒非君子之所貴也昔者與東谷語每夜分莫能去者固非如世俗彈棊博塞流連尊俎也凡

以探天地之化昭豪俊之業焉耳天下之事未有中無所主而能至者况以或存或亡之心參之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士大夫之過也廣川以英偉卓犖之器當紛糾劇冗之地其所以應之而有餘裕之而皆當者因其中之有主如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彼猶待於其所已行而損益其過與不及借以自勵雖之天下可也東谷子其往哉尚默繹於予言而終廣川之誼是則廣川與諸公所以贈於東谷者咸有光矣東谷往哉

壽劉母太夫人董氏七十詩序

夫孝卓緯之榮者有穹厚之德備綏和之慶者本涵灝之量故姜姒與周百祥是殫孟陶啓俊列史具褒徃騐今執可畧而言也况乎歷否茹辛承奕世之冑幹中衰之德哉昔者予以官職在治

朝凡天下之名士大夫莫不願與之交也然事勢推移苦節恒鮮沐訓未遑亮徃每鑒未嘗不嘆豪俊之難偕英雄之希覩也時麻城劉子以鄉舉在胄監間廼過予談古今之異宜昭天地之宏化予所恒覿寔未有其人也於是定伐木之義申王貢之好未幾劉子第進士駸有大用於時洎予西歸則劉子以監察

御史巡按關內聲稱所至不愧故談煩擱所加允猶
邦訓旣而孽竪起讒哲人被執關內之民呼天悲號
響震九嶷路轍泣留立斃雨髮使者驚怛而改色穹
旻慘淡而減輝劉子顧自視益恭儋危不惴有巨源
之雍容無公幹之急遽於是繹思前典追惟舊懽乃
知劉子之操本於慈訓丈夫之志卒自母成如此今
年夏劉子又以按察副使提學於此仁孝之志上通
乎
帝衷儀刑之錫益滋於故部今年九月六日值母太
夫人董氏壽及古稀關中縉紳若張君時濟許君伯

誠胡君承之旨劉子巡按時所舉士也感歐蘇之遇申陳曾之報於是各陳詩賦遥以致壽於太夫人而以弁序諸其首夫洪範諸福要終於壽考內則五教肇功於婣儀太夫人以窈窕之德相先大夫蹶名進士起家雖經綸之志但畢於豐城而循良之傳已先於班史況乎專祠之祀有以踰其崇之感超端揆之譽哉今劉子上承先人之緒下啓祚胤之賢秋毫皆太夫人之教也是太夫人所以光前裕後者誠可以嗣美姒之懿德邁孟陶之嚴教矣今日之壽非天之所以報有德章有賢乎諸君之詩休矣備陳嘉祥具

闡顧予何足以加之於是但取劉子之所已行以見太夫人所以身榮而備慶者效如是長而理如是著也若曰福與祉覿厥履恭與傲親所教云諸君子曰是可以為太夫人千歲壽矣於是書以歸之

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之才焉然凌谿子循循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願見矣即凌谿子何可漸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必非尊官高年也詩又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興起之益雖鄉黨閭巷可也況思深義微該備情理如凌谿

子之撰式縣令劉侯者濮人也恱而刻之將以廣及同志予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浚川文集序

浚川子之按關中也以所為浚川稿九卷示予予得而讀之有賦四首樂府二十四首古詩五言二十六首七言十首律詩五言三十六首七言四十九首絶句五言二十二首六言二首七言十一首雜文三首奏議五首嘆曰浚川子之文之盛如此乎式夫言者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始學以及於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

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是文之所以為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不以其所從聞故周公孔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會可久而敝也故謂之經經者常也蓋人倫之常者也故溷世莫能觝盛世莫能加巧者毋貴知者毋變也浚川子褒與予遊翰林窮古聖人之蹟黜百家之議當時所同遊者莫不以君為能然請理極變發精碎微博而能簡麗而能則若浚川子蓋今所獨步操觚之士靡得並焉夫

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求諸也上焉者惠猷啓續若唐虞咨俞之餘焉中焉者弘道廣訓若孔孟刪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托之妙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毋淆純而毋駁而已滃川子之所養可以無媿於斯二者則其文之所至三者何歉焉乎悲今之為文者殊昧此道故讀其文而附之以此此可以告後學矣正德壬申冬十月十又二日序

送桑華州序

桑使君知華州之二年當夫述職之期冬十有一月

吉日使君將起行北上覲
天子適理政績述民疾苦山東大參東谷張子適巽
省若華以使君優禮士大夫愛民慎政有古循良之
所不逮且重與使君別於是以予言贈使君予與東
谷往來遊華所見厚於使君者今且亦二年矣其得
於聞見之際者識已悉斷矣方欲述撰其美使天下
為郡邑者具識其賢乃東谷以是屬予哉夫
祖宗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治也於是廣建置別樞
轄嚴郡邑之制先守令之職百五十年化行俗美百
姓富庶修禮蕩愛可以比隆三代然弛張互其機否

泰遜其運故長治久安之後或沴泐參差巧作奢窮
侈極澆化忽盭故必有以振作興起奮其情滌其污
闢其隘抑其文歸諸理使故者復長者引如是而已
天下之為郡邑者顧不能皆然於是乎有疾苦之民
澶洄之俗
上雖極意求治功日遠效益難此安可謂法制疎畧
闊大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則其政
舉亦求諸其人而已關中郡縣甲於天下民之瘠損
天下亦無以方焉而華州又當東西之衝使者冠蓋
相望民匍匐輸輓迎候如歷緯軸加以冗徵襍斂晨

夕吏逃民疲而瘴吏瞶而不知名之士無以昭布其豪傑之業恢擴其博大之用況膺流中才哉參使君下車以來繩吏有法用民有典集事有章稽情有等故吏畏而民悅人親而行通力無恒勞財無恒出使者不怒君者不撓歷其境知其功見其俗識其政於乎使天下守郡者皆如參使君可以副

天子德意矣請以是為參使君贈何如東谷君曰斯惟參使君所獨詣也是其可以贈吾參使君矣正德十有四年冬十月之望序

贈石門柟園巡邊北遊序

聖天子方有事於
顯陵因省方望祭率行古昔巡狩之典乃起相國石
門先生巡視九邊賞功課武倡勇敷恩由幽薊而西
至於并朔節麾所至邊圉之臣介冑之士莫不欣相
顧以為生逢盛世身丁溢恩已無紀極乃又疊歷
聖懷重勞師相錫以優福隆以郵典小大稽首萬口
一聲至奮厲志矢塗肝腦敵愾請邊以用報罔極巡
按監察御史恒齊顏君堅麓村沈君越參議北岡范
君箕以先生久勞於外茲將北還謂渠奉
命於此實覩其事將仰燕賀莫罄揄揚欲走代為之

言且走昔在史館與先生從事史職辱知殊厚頃以罪廢力耕淛西又承不棄刕莚寄聲存問前聞先生之來以為自天而下不知三十二年之别復能瞻領光範兼叙故昔否也而三君子乃以是命走感荷之餘安敢以疎曠寡陋自辭哉聖天子臨事御政無不曲盡厥猷以建皇極況事天孝祖致遠慎終又其事之大者而兢兢業業必戒必敬三王而下誰可與方也以先生之德之學左右夾輔將二稷契而兩唐虞矣天下之民何幸遂底蒙福如

此走等雖在林下賦役之外陶陶遂遂無適而不自得非
君相之所賜哉先生北還凡生民之疾苦疆圉之凋弊必且知之深而見之確也前席之對九邊之兵其將從此有生氣乎方夏昇平之望誠視諸此而已
上所以以此命先生者誠亦以副民若此之望爾夫然後
廟謨神算豈尋常之所能窺也於乎盛哉走敢以是復於諸君子諸君子將曰此正先生之所以稱
上意也盍取以贈先生

送遂庵先生序

於戲其所以為其者先生之為之也其情不知學先生勉之使有所造既稍知嚮方為鄉試又深發其所秘卒之急進於塑先生被

詔來京師開之私心固甚喜而又乃去耶先生厚食

天子之俸勤勞苦力以其其事有先生之道而得大行其志正吾人其御其然者其乃以去為難焉豈謂之有凡也其之舊餘諮以章句為時所取以文字為執事規矩繩墨皆不得遂君子之意曲筆謬說為世大笑凡所其之身而為之成者此有如先生也今乃

以去耶今天下多事使先生得位以烝承上意日與新之則所就奚小焉而已也蓋天下之事其久弊而不可救者皆隱而無端才力之士止可及其目前淺易之迹故是行必先生焉先生之道隨用而可是政有所在而弊於其小以試其大將有不大行於天下者邪禁之所不得自遂則固有然者矣然先生之教斬斬在耳不繹其所未以求致其是雖先生日臨於上將亦無以為也今乃遠別於先生者子於父母之懷也其少違必瞿然而啼彼豈不知近之即至哉其仰乎父母者專也其又惡能自已於情之

不欲少違者而不猶有是言也癸亥秋七月六日門人某序

送兩河子北上序

兩河子以名御史巡行關隴歲律周矣得代北上款後天子之明命道過武功值予方病謝客乃就訪予滸西山房論説古昔談詩道藝亹亹不倦殆及二鼓執予手而別曰羈於王役旋將去此不堪奈何夫子其無意於我乎願有以予我俾常如見吾子焉夫子關内之來士也名不孚於其實誠不信乎其友而行俱

忝多口是惜兩河子不以為辱已而亟相親慕固所謂遺其大而錄其小也予何以致意於兩河子哉夫自反而縮往而不惴者烈士之操也率履而行顛沛不渝者君子之節也是以窮達感慨夷險不變聖人取焉兩河子與予邂逅於己丑之春覩其人温然裕粟然粹莊然無識其際就而語之休焉若無恒焉夷祇焉平及西隴人士傳頌之所歸則其救焚拯溺汲汲焉皇皇焉不能自已之實洋溢乎齊民之口矣使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居之將有方信而忽疑欲為而輙阻者恐懼憂患惴其心得失利害渝其志是以

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斯民不得被其堯舜之澤過在不能求諸其心而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信聖人復起無以易斯言也兩河往哉上方思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天下方以堯舜之澤望其與被於己窮之所養護之所施也光明俊偉有乎無盤又委曲以求之悠恭以執之剛毅以行之勿惴厥中勿渝厥節即天下之大反手耳奚往而不得哉兩河今而後予敢以望子矣惟子往哉念哉

渭橋餞別詩序

監察御史鶴堂楊子巡按陝西者三年矣陝西士大夫重楊子之行咸為歌詩以贈命曰渭橋餞別詩而以予為序予讀其詩盖三嘆焉於乎若楊子者可謂靖恭其位無忝所學者矣諸君之詩豈徒然循例贈述若他人然哉

明興百六十年良法美意布在方策士大夫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顧於其行事或不能若其指意非法之過所以用之者過也君子於逸居遇水旱盜賊之警未嘗不撫心興懷焉何也君臣之義重而天理之心難揜也況食其官而任其事者則所以究竟乎職

分而殫心乎有事者若之何可以已耶自丁卯以來天下多事於今股肱心膂之臣奔走經營先後相望其厲階所造昭然目前而猶或勤之於遠故事偵變生至於若彼衂其宄豈可獨歸之武夫倖位揚子居閫中凡三過予而所言所憂皆拳拳於是其意非近小微細也其辭於理亂之故而達於君子之道者乎若夫清戎之政崇本實黜文法簸吏役民無所肆行志意逆者自歸謀者自息此雖美大卓越皆揚子餘事耳予行矣尚以今日之事與方輿之所患者綫隙於

上此則士夫夫所以餞而望之之意將俱與有光者也因書以爲渭橋别意詩序

贈卑御史序

國家制爲考績之典以待天下吏監察御史官止七品體統居布政按察使之上其府與州與縣又聽布政按察使之指揮益不得與御史抗其有過也御史但以尺檄下皆頸鎖以見莫敢正目故自布政按察使以下凡御史以執事行皆得而約束能者以旌不肖者以黜

朝廷爲之倚焉而御史亦有考績之典者若曰外之

所為既皆惟彼是責凡內之
朝廷百職而或未必皆才皆稱任使皆廉耻不貪惟
御史居與之正其政事得失人莫敢議者亦惟御史
正之御史之職脩則是數者各得其正而天下治鬼
神享
天子無為而受天下之貢貢不修則事不得其序人不
被其生天下不得而治鬼神不得而享
天子之意不得而親故其責著於御史加嚴焉太原
申君為御史蹤其始對揚天憲如決癰潰間一君子之
守雖賢且賢位必極力俾之使得行其志一小人之

無忌雖勢不可攖亦必深論而不以為諱故朝廷之上㮣然皆知車君云云車君云云御史楊宗文謂君勞功吏部有歎欲予以言贈君故以御史之職與君已行者誦之若曰吾無患乎終身之不為君也

送西麓大夫序

西麓大夫既有男子其同官楊大夫名父首為近體詩為大夫賀與大夫同朝者又皆和楊大夫之詩以賀大夫大夫以予為鄉人交又甚厚也盡持其詩予予曰子盍為我序之使吾子苟長大能讀書省事吾

苟欲其為善人將出是詩以示而歆動焉彼必將適謂其詩其人也吾從而語曰此詩為此人此人為此詩吾子必曰此皆所謂大人世所謂若神明之不可見而親也何吾之初生皆吾喜焉是吾之生異乎人之子之生也必垂自激勵以自盡力於所為曰吾使不愧是言也吾子感動之言必垂自激勵以盡力於所為則子之予我者不亦大耶夫教之不施於父子之際也盖謂術而不可加爾故孟子曰父子不責善父子責善不祥莫大焉其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正也則離也可以使父子之際而相為離乎大夫

之所以教乎其子者固有出乎古人思慮之外者矣子其由是而成乎雖有抱奇之士使雜於稠人之中無所相聞焉則志消氣耗不與屠販等者幾希有一人者能自振奮以出乎物則已必謷然自訟而悟矣況得於累世積善之餘者哉夫固必能以自變也而又況如此為之啓之則其奮然從者寧昔一善一藝止耶大夫之子吾今知免矣夫詩遍記若干首首名父大夫其後皆和者與名自為者云

送劉克柔序

余以秋七月同學士王公謁

陵宿昌平劉諫議祠王公視祠謂予祠舊無此有此自劉民部始自民部之涖昌平而諫議始得有廟貌諸大夫之作始不隨墻土汚壞而吾嚮始得有宿此民部之所為也余由是識民部民部之舅薛世南告余曰民部無兄弟自民部登進士而親與違者幾年民部苦其違也迎其父來養京師及去也得豐太史原學之文贈之今吾伯母壽九十民部母之母也民部之母欲歸吾未能今以公事下淮能假道歸吾欲吾子言以壯民部矣余曰夫子之事親其難致者雖堯舜之聖且然也是不能由吾以致者也彼如曰欲

女為恭也曰為之如曰欲女以恭為我也曰為之如曰欲女出乎古今人物之表使人謂我為聖賢之親也曰為之此吾力之可〻而能由吾以為者也制之於天子之官職而一事為必告諸其長而達於上然後歸聽其所麾以為之決蓋繫之天者是可曰吾猶可為也太安人之情惓惓於母民部蓋有竭其思慮而莫能者若既能之可又曰吾力之付爾者也由昌平之績觀之民部之所以為親固宜有感應如今日矣又安可以今日之所能不可不勉於民部也

送李汝周序

無錫李汝周為南京中兵馬指揮行人葛君曰李汝周無錫故家能純篤不爲飾閉學為五七言詩然不利於有司歲貢國子春秋試必輒居優等籍然鳴於南雍南雍之士欲資其益者曰毋舍汝周也汝周循日就砥礪求科目則又屢失始幡然曰吾非不精業也由吾之指者今第者已若干也吾豈自拙也是有命也遂就吏部得是官焉吾壯汝周豪傑之士能唯於命不以窮達相負顧予與其志焉夫士之有所負者一有不獲所挫也即奮然憾怒亡所不至也況汝周豪傑之士乎昔有力人者自言可以舉千鈞求

庸於市曰吾力千鈞有庸吾者必十倍常庸也終日無來庸者有負鹽者躡而憊也呼與為負之其人艴然怒以為非所任也夫力人不肯小就以屈其力雖不可訓者其志則有可取也汝周之才之矣如此宜於是官有弗屑已由由然尋之其為高豈力人同年語也吾聞志大者名不及其小而過慮者事為恒難也兵馬之官巡邏是責宗廟社稷與京師之民無有小大皆汝周處而後得者固不可不慎也汝周之才蓋即此以驗者否則平日之忘荒人固有弗庸汝周矣蔦君曰唯唯吾請告汝周使力行之

賀大方伯孫公序

予方東遊太華見關民接肩鼓掌奔走欣喜若不自勝曰吾民有福得仁人長者承流宣化於上而吾民殆由是受安靜生長之慶矣蓋是時

上以右布政孫公轉左布政使按察使唐公轉右布政使而副使翟公轉按察使云三君子者皆久在關中施澤於民多故民之愛戴如此於乎可由是以稽其政矣孫公者任丘人昔與予同事

孝宗皇帝於吾友李侍郎宗易家蓋數會晤聽其言論跡其行事固漢所謂長者者也曰他日出為方岳

必使人陰受其福入為輔翼必使吾

君吾民不媿於古之先王先民乃今又安知吾關中之人先已與被其澤如是長也翼日參政孟公望之雒公佐夫以書泊幣來請予言以賀公曰孫公寅亮方直有古方岳敦穆之謚之美予與藩省諸公屢公有年而公盡一之心始終之敬蓋未嘗以久暫而易誠近所希覯也夫交深者義隆愛長者分洽微吾子之言以表見之非吾與諸公之所以知公者也予惟

國家罷行中書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建左右布政使以掌使司之政令副之以參政益之以參議有所刑

責裨理問代其事曰不可勞以瑣細也其若此者所以尊其位重其任使上德以宣下情以遂而已承平既久海內富庶聲教洋溢顧常張之弦或弛常逸之俗或澀加以北虜桀傲邊壖未熙百姓轉輸道路相錯當塗君子蓋無不以力殫財匱為憂也然況於其故或膠滯而罔通更乎其常又紛囂而鮮實惟有長者之度者居而蒞之度乎上不失用下不底瘝故漢治稱亞於三王誠以有此也公雅量足以囿物雄才足以濟艱復以安靜無慾之德主之於中故闔民之欣喜奔走非歷夸千誕也因復寄聲於公曰公尚保

又厥順俾民永利其利行當起公
廟堂之上所以加諸天下之遠且大者惟在推所已
行於關民而已公其念哉

送李先生序

弘治辛酉夏
孝宗皇帝以上蔡李先生提督陜西學政先生至陜
西踰年士大夫諸生皆觀感向化樂於自修又二年
甲子李先生以憂去陜西陜西諸生如失慈母抱院
嗌吭至今無已也今年丁卯先生復除見
皇上俾命提督山東學校先生將行往山東關中諸

生舉於鄉者時咸在太學曰先生之道復明於山東之人也雖吾關中無能得先生而先生之道由是漸大及天下矣咸喜以慰焉曰先生作育之恩吾不能忘已茲先生行吾不有以贈先生如吾所以愛戴先生何哉屬其關中之人海曰顧夫子以明也夫提學之官凡所在皆宗師之也天下之以是官往者由建國以來無下數百人也由吾關中以來亦無下十數人也所以拳拳於諸生之朋者豈皆無自盡哉其所以為諸生仰歎而樂道者纔數人爾也然亦有使其父兄子弟思慕思恨至老且死亡皆忘者何也其所

以施之者非所以善之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也先生在關中凡事之所損益見前有所行者悉以用也見有所更張及刻削近名聲者曰是所以病厲吾道也夫事不以所為者為之徒以取聲利焉則士必争以聲利向我故士風偷也先生惟如是故士心皆朴實向道理不區區近名焉夫士皆朴實向道理不區區近名則所以用天下者何患弗逮也自近名者之用由吾所見用者其敗者萬萬也可勿戒耶子思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此不欲近聲名篤實矣夫篤實者未有不光且大也先生之為諸山東幸見所以

為關中矣敢因先生之行論之

送劉兗州序

予幼時嘗趨見官府騶從之盛便自嘆惜以為丈夫生世有若此亦可無恨矣又數年因讀書稍稍知事見其官居其氣焰甚盛已不俟其見而嘆曰嗟乎是誠可謂得志矣走入其治老弱相攜負貧苦憂息之民飢餓備劍刑者半市盜賊姦宄所在而是則又甚訝而怪焉曰嗟乎是何用於彼也

天子以斯民之故厚其廩餼衆其使令求安於官職士以無官職也必自私奮而得之又如此是何用彼

也夫官職本以行令而致之民者翕從之盛豈爲彼惡哉令不下於民而福澤之者不至日惟恟恟然使數人導呵而立其無用之威至其愁苦呻吟則又托以勢不可便夫勢不可便者不得其職而旁目其事者也今自我出其可其不可我以制彼以應可以歸之勢哉夫千金之子一錢之蓄也且可以左右一鄕之人況官職者哉今劉君以監察御史出知兗州若固非所以爲此矣然嘗聞之焉天下之事號難以操別者必曰求之御史也太守之庭雖紛然而集也能如御史之院之冗耶然御史可以自制太守所至皆

人以制皆人以制則固將有不逮者矣今山東之民新以水潦所累不得自聊公私土木之役歲相繼續流離之苦號震天地騶從章服正

國家為民求賢休養生息者民惟患守之弗肯御爾君其慎哉昔范公為司諫歐陽子奉以諫言故范公赫然名世余不敢望歐公之為人然君為鄉人先進之士乎又安敢不以范公之所為者望先進哉

送劉岳州序

湖南之地號為奇抜多佳山水者莫如岳自歲貢方物以上至宿使官府吏胥往來其至煩且冗亦莫如

岳岳之民阻於山谷湖澤之屬不得致力於農而又以此二者役役於官故盡湖南之民莫敝於岳焉岳守非有安靜無惑之德民益無所賴以就病故朝廷獨擇守岳者户部員外郎劉堯章學富而才裕行高而守恒劉尚書東山語吏部曰守岳易求之劉君吾岳得劉君民將無弊吏部以上聞遂除君知岳州府朝之縉紳大夫皆重君之行餞之都城之西屬予曰劉君行宜子有以贈之余舊省叔父君營城一月聞君之賢必曰若君當大顯於世世必蒙大澤今去所意纔四年而君有是命矣豈

非孟子所謂得志澤加於民民不失望者哉然京官不正五品不得以年進守君纔員外幾年而遽如此此蓋何為也彼以正品在除格者且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今而後見吾民之能生矣

對山集卷之二十九